

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的求新求变

杨 婧

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的今天,文艺从创作到生产、传播、鉴赏、消费等各环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类型、文艺形态、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互联网已不再单纯是一种传播媒介,更是一种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必需品,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随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文艺的网络化和网络文艺蓬勃发展,因网而生的各种文艺形态交相呼应,文艺的主战场,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因而,对文艺的创作生产和大众的正面引导显得尤为重要。这对文艺评论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传统的文艺评论主要依赖于以传统媒体为载体的传播方式,在今天信息高速流通的新媒体时代已滞后于互联网文艺作品产生、传播的速度。并且,由于传统文艺评论理论性较强,注重引经据典,有时晦涩难懂、曲高和寡,有时甚至是自说自话、隔靴搔痒,这类内容难以引起大众共鸣和广泛传播,无法实现文艺评论的功用。

另一方面,新兴文艺形态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文艺评论样式。当前,互联网文艺评论的样态、形式和传播载体越来越多样化,用户在网站、贴吧、微博、微信、视频等平台都可以即时发表自己对文艺作品的评论,打分、弹幕、留言、图文、短视频等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样式,并且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作品的口碑、传播和消费。然而,目前具有公信力且能够给出相对中肯客观评价的新媒体平台仍为数少,大多数平台上的评论内容多是非专业、大众化、碎片化、甚至商业化的,多数为主观感受、情绪宣泄,其中

不乏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缺乏专业的学理支撑,难以有效指导文艺创作、引领大众审美。

因此,文艺评论要顺应时代潮流,紧紧跟上新媒体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调整着力点和发力点,坚持创新理念,求新求变,探索出一条以传统文艺评论影响新文艺评论,传统文艺评论和新文艺评论交相呼应、融合发展的道路。

一是要做好“烂灿苹果”的工作,重在一个“敢”字。互联网强大的算法推荐机制为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文艺评论的对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复杂程度上来说都要远远大于过去。为了流量牺牲质量成了一些创作者的一种常态,为了走红丧失底线大有人在。面对如此乱象丛生的互联网文艺生态环境,文艺评论不应缺席也不能缺席,要敢于直言,敢于批评,敢于对种种不良创作现象表明态度,敢于在大是非问题上表明立场。要运用完整的学理性和深刻的感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针对当下热点文艺现象和作品迅速推出短小精悍、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易于传播的微评、短评、快评,以便快速形成话题,在不良文艺现象肆意发酵成大规模社会影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之前,及时发出权威、专业、积极、有效的声音,驱邪扶正、激

二是要适应新媒体传播速度要求,重在一个“快”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一句言论、一个事件、一个现象只要经过几个小时发酵就可以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因此,传统文艺评论需要积极调整思路,要深入文艺现场,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真挚的感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针对当下热点文艺现象和作品迅速推出短小精悍、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易于传播的微评、短评、快评,以便快速形成话题,在不良文艺现象肆意发酵成大规模社会影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之前,及时发出权威、专业、积极、有效的声音,驱邪扶正、激

浊扬清,才不至于让文艺评论姗姗来迟、频频缺位。

三是要适应新媒体时代受众欣赏习惯,重在一个“新”字。新媒体时代,大众的阅读及欣赏习惯变得即时性、碎片化、视听化,比起屈辱警牙、高谈阔论的学术长文,那些语言生动、形式多样的评论形式更具传播力。传统文艺评论要想更好地在大众中得到传播、发挥影响力,就必须尝试新方法、运用新手段、拓展新视角、改变新文风,以创新力提升和带动传播力。要积极探索例如图文、音频、短视频等形式丰富多样、大众喜闻乐见的评论呈现方式,勇于入圈、破圈,研究不同圈层、代际之间网络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摒弃过去那种充满学究气、学院气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写作风格,调整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以一种更接地气、更有人气、更富朝气、更扬锐气的方式表达主流价值,使文艺评论让大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传得开。

四是要打通融媒体文艺评论阵地壁垒形成合力,重在一个“多”字。文艺评论要加快融媒体阵地多样化布局,努力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官方媒体与自媒体文艺评论阵地上下联动,发挥各自优势和专长,共同发力,形成一个融通的媒体矩阵,最大程度地发挥舆论合力。针对文艺领域倾向性、导向性、基础性、前沿性问题,文艺新作品、新现象、新思潮,不仅要有高屋建瓴、内涵深刻、理论完善的长篇大论,也要有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简意赅的短评、快评,更要有言辞犀利、酣畅淋漓、形式多样的“辣评”“辣评”,形成以专业的融媒体文艺评论为主要力量,以新文艺群体自媒体为新生力量,以传统文艺评论指导新文艺评论、以专业评论带动大众评论的多方合力,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因文相知忘年交

——《耕堂闻见集》中的孙犁和卫建民

卫洪平



《耕堂闻见集》书影

“你总是能先得我心。”

“近年来,已很少有人和我谈文章得失,故每有疑难,总是写信给你,看看你的想法;而你每次所谈,都能深得我心,这是很使我高兴并感激的。”

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耕堂闻见集》,收录1986年至1995年孙犁写给本书著者卫建民的书信62封。上面所引录的,便是孙犁晚年的通信。这批珍贵的芸斋书简,给热爱孙犁的读者带来一份惊喜,也为孙犁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国家机关供职的卫建民,业余时间,饱览京津沪穗港几家著名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不久他便在文学的黄金时代辨识出孙犁和巴金的声音,认为两位老人的新作品体现了作家的良心。由于文学趣味和审美取向更贴近孙犁,26岁的卫建民自觉地选择孙犁,成为孙犁坚定的追随者。198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是‘孙迷’了。”

5年后,卫建民去天津出差,《散文》编辑部一位熟识的老师领他到多伦多拜访了孙犁。

交谈中,他对孙犁说:“这几年,在您所有散文中,《鞋的故事》是情绪最好的一篇。”

“对!你的感觉很好。”孙犁说。

卫建民又谈到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里主人公的内心苦斗,以求教的口吻说出自己的看法。孙犁又说:“是的,你的感觉不错。”

于是,孙犁鼓励卫建民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同时强调,“我不是要你吹捧我”。

那些年,孙犁对有些写他的文章不满意,说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他告诉卫建民,“比较好”的只有两篇:一篇是诗人吕剑写的,另一篇是铁凝写的。

卫建民遵嘱写了《去见孙犁》,登在《散文世界》。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从这年(1986年)开始,这位享有盛誉的文学老人与新结识的文学青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通信。直到老人病重,彻底停止文学创作,无力再与外部联系,才终止。

这一批芸斋书简,记录了孙犁晚年的部分生命轨迹、读书写作实况,指导卫建民的散文写作等。卫建民早期的《又见孙犁》,孙犁“读了两遍,觉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思想”“不止有对象,也有自己”。从卫建民这篇文章,孙犁联想到二三十年代写散文很认真,也很吝啬的李又然的得失,便写信提醒卫建民:“你写东西,可以再放开一些,随便一些,这样就可以多产一些了。”李又然曾留学法国,抗战中赴延安,是一位有特色的散文家,可惜留下的作品很少。熟悉孙犁作品的读者大都知道,在这62封信之外,孙犁1986年公开发表了一封致安徽作家张秋实和卫建民的长信,标题是《散文的虚与实》。之前孙犁希望卫建民多写,“最好一个月能写三五篇散文”;后来他认真想了想,又觉得这个要求高了些,实际很难做到。在孙犁看来,小说、诗、报告文学都可以多产,“唯独散文一体,不能多产”。这是由“这一文体的性质决定的”。孙犁认为,散文在内容上“要实”,在文字上“要简”,“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十卷本《孙犁文集》把这封长信编入“文艺理论卷”,此文对有志于写中国式散文的作者是一剂良药。大概因为是理论文章,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书信,卫建民这回编《耕堂闻见集》未予收录,着实有些可惜。好在“耕堂劫后十种”之七《陋巷集》和《耕堂序跋》里都有,读者不难找到。

在书信往来中,卫建民和孙犁常切磋文章。“我写的



按照网络文学入行的标准来算,我是典型的“年纪大,入行晚”,30岁出头才开始连载第一本书。在写网络文学作品之前,我进过外企、当过大学生村官、做过图书馆员……这些经历让我有了写现实题材的动力,短短数年,我写了四五本关于基层现实题材的作品。因此,不断有朋友问我:“我也想写现实题材,但没有过某某经历,要怎么写?”又或者是:“我曾经加入过某某行当,现在想要写一段那样的经历,是不是就能大火?”

被问得多了,我不禁思考: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是不是只需要彻底复刻现实生活就可以呢?个人认为,不一定。

首先,现实只是故事背景。我最初写现实题材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曾经从事过的大学生村官这项职业作为题材。下乡期间,我亲眼见到我们的基层工作者是怎样兢兢业业地工作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两年的村官经历,把我从学生气十足的新兵蛋子磨练成了“下乡能走,遇事能做,见人说能,拿笔能写”的傢伙。

可实际上,这样的工作分派到每一天,是枯燥而无味的,是没完没了、没日没夜的下乡走路、做材料看文件、走访个案整理数据……这些日常生活,显然不适合用在文学作品里。有许多涉及私隐的人和事,更不适宜贸然照搬。

我常用到的一个方法是艺术整合。作为网络文学作者,基本功就是“捏地图”。《我不是村官》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小岛,这个地方就是我捏地图“捏”出来的。灵感来自于我坐渡轮去黄布沙小岛屿郊游。离黄布沙不远的地方,是另一个物产丰饶的半岛,名叫沙浦。我曾经不止一次去过沙浦,和沙浦的驻村大学生村官交流,后来这一切整合成虚构的黄沙岛,配合上虚构的情节,形成了故事。

其次,现实题材需要故事性强。

网络文学要好看,就要有故事性。故事性强的前提,就是冲突性要强。“文似看山不喜平”,小说中如果没有了冲突,那么小说文本就显得平平无奇,乏善可陈。这一点在网络文学中更是突出,连载过程中,如何设置悬念、如何制造冲突、如何吸引读者每日追读下去,是无数作者创作的核心课题。无论是行业论坛还是同行交流,网络文学作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抓住读者”。

在写作过程中,“事业线”和“感情线”是作者们常用的制造冲突的手段。有的作者涉猎面很广,矛盾冲突信手拈来,探究人性,拷问灵魂,令人叹服。而我用的是笨办法:在不断深挖一个题材的时候,反复变换角度来看矛盾。在此前的扶贫题材作品《甘霖》里,我写的矛盾是比较浅白的,偏重于描写村子里的酗酒鬼等负面人物,写到男女主角壮志未酬而遗憾分手的时候,我才挖到了真正感动的点,把自己也写哭了。完成《甘霖》的创作后,我马不停蹄地开始写《我不是村官》,这次我下决心弥补上一本书的遗憾,于是有了男女主角共同创业、有了成功的脱贫致富经历,也有了更加广阔的乡村创富画面。矛盾点集中在农村养老、家族传承等问题上。

有时候,有的作者会问我:“如果不写负面形象,要如何制造矛盾?”其实,能够产生戏剧冲突的地方有很多,这些冲突,都得以在不断地重复深入已有资料的过程中,慢慢挖掘。

最后,现实题材还是要现实。

现实题材立足现实,“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故事的背后,仍然要体现现实的情感、现实的矛盾、现实的羁绊。故事情节可以是虚构的,但是矛盾和感情要真挚。唯有滚烫的真挚的感情,才能打动读者的心。

我开始写网络文学作品那会儿,已经是流量时代了,那时候我刚从大学生村官考到市里图书馆任职,我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让情感传达给读者。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这句话对也不对。很多时候因为境遇不一样,我们很难想象世界上另一群人的生活,就如刚刚下乡时的我,看到了和同行、同事截然不同的村民——他们是那么简单直白,喜怒哀乐丝毫不加掩饰,但我们感受悲喜的逻辑是一样的。经历新生儿呱呱坠地,我们一样开心;经历老人离世,我们同样悲伤;经历困难,我们一样迎难而上……我把这些经历过思考 and 阅读,沉淀下来,沉淀了好几年之后,才战战兢兢地化成文字。

我的文字来自我过往的每一段生活。窃以为,写作就算不讲求天赋过人,也得讲究养浩然之气化而为文章。虚怀若谷,师法天地。永远铭记“三人行必有我师”,保持空杯心态,海纳百川,贴地皮接地气。切莫因为多认识几个字,多念了几年书,多两个学历,就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群众。我还记得初见第一个客家话时的迷茫,茶果节上茶果的软糯香甜,苏真人诞上的簪笄热闹……这些乡野俚语、人情风俗,都是鲜活的书写源泉。

写现实,就是写自己的心,心里藏众生相,心里的感情真,无论语言优雅与否、辞藻是否华丽,读者,是能够感受到的。莫起空中楼阁,夯牢现实根基,就像一颗种子,遇到合适的阳光雨露,自会破土而出,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军人形象岂能戏说

赵卫国

能不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军人形象,是衡量一部军旅影视剧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在现实军事题材创作中,许三多、蒋小鱼、冷锋等当代军人形象,家喻户晓,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与作品本身交相辉映,永存光影画廊。同时,也有一些作品中的军人形象面孔模糊、千人一面,辨识度较低,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简单化、脸谱化倾向;更有一些作品把当代军人塑造得乖张暴戾、个性极端、毫无生活基础和基本逻辑,用偶像造星的路数吸睛、吸粉,过于娱乐化、庸俗化,陷入戏说的创作误区。

例如,有的军人形象天赋异禀,生而知之,霸总附体,初入军营即打碾压一众老兵骨干,兵王天成;有的军人形象为演兵王而演兵王,将动作武力值拉足拉满,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独来独往,嗜血冷暴,与杀手别无二致;有的军人形象在别墅豪车与部队军营间自由穿梭,在多个女友间潇洒游走,温柔富贵乡,沙暖睡鸳鸯,观众不禁要问翩翩贵公子,何以披戎装?有的正面军人形象由以演技反派成名且深入人心的演员担纲,尽管演技在线,但一笑一颦中颇有潜入我军军内之惑;有的军人形象假肌肉、整容脸、大鬓角,滤镜全开,过度美颜,军装配饰随意,追求颜值即正义,却忽略军人自身的气度神韵;有的军人形象过于强化性别特征,把军装改小收紧,妆容过浓过重,枪林弹雨间涂脂抹粉,重风情而轻风采,把花木兰演成了李师师。

广大观众和部队官兵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边看边差评,竟相打低分,甚至把观剧的重点由剧作本身变成了看吐槽弹幕。这些作品往往有了热度、有了数据,却丢掉了最为重要的口碑,美誉度极低,且严重挤压了军旅正剧大剧好剧的生存空间。有的制片方对现实军事题材驾驭比较吃力,对年轻化表达的网生内容把握不准,从而导致以赌博的心态搞创作,一味迎合而忽略引领,迷信流量无所不能;有的创作者缺乏军旅生活积淀和感悟,脱离生活乱杜撰,胡编滥造撒狗血,引人入胜第一集,情节内容本身悬浮随意,让军人形象淹没在荒诞离奇的剧情之中。在国家大力清理整顿“饭圈”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新风和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的大形势下,选择军旅剧转型变身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有的作品因人设剧、量身定制,演员本身的形象气质并不适合饰演当代军人,为了打造星光光环,凸显咖位番位,便不合逻辑地强行改戏、加戏、删戏,自以为油头粉面、放荡不羁和个人英雄主义是对军人形象最好的塑造。

现实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门槛高、风险大、思想强、审查严,必须不忘初心初衷,端正创作态度,坚持正确审美,弘扬创作新风。编、导、演、制等主创人员要深入生活、感悟生活,而不是从网络爽文和外国大片中去体验生活、汲取灵感;要真正走进军营,贴近兵心,而不是当做一种宣发手段,前呼后拥、蜻蜓点水般地走一走、逛一逛;要入心入脑地感受当代军人的所思所想和血肉风骨,而不是急于把通告、合影、握手等晒入自媒体、写入宣发稿。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在深入生活中把准创作方向、坚定价值引领、筑牢内容基石,始终秉持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健康审美情趣,以演技和形象气质与角色剧情适配作为根本标准,洗尽铅华、脱油去腻、刻苦钻研、磨炼演技,全身心投入角色创作,追求德艺双馨,才能描摹好当代军人形象,铸就永恒军旅经典。